

## 重视语言现状的调查研究

《汉藏语学报》创刊，的确是语言学界值得庆贺之事。汉藏语系是世界一大语系，我国是汉藏语系的故乡，但尚无以其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刊物。我国汉语研究者和民语研究者，一直重视交流合作，《汉藏语学报》提供了把这两支队伍凝聚起来的新园地。两支队伍凝聚在一起，学术眼光聚焦在一起，对中国语言学界和中国语言学，定会发生“物理式”的或是“化学式”的诸多影响。学界对《汉藏语学报》抱有许多期待，我这里只谈一点，就是重视对语言现状的调查研究。

中国多语多方言，是世界语言宝库之一。20世纪上半叶，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之时，前辈们就开始了语言调查；五六十年代，在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际，进行了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大面积田野调查，今人对中国语言状况之了解，多来于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言》《民族语文》等杂志常载语言调查报告，并有中国语言地图集、方言音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及多种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系列丛书出版，语言调查始终未断。尽管如此，对中国语言之现状仍然缺乏清晰认识，田野调查资料仍然十分缺乏。

中国语言众多，方言复杂，要调查清楚本就不能一蹴而就。上

世纪语言普查成绩很大，但时间紧任务重，技术与学术条件远不如今，核查其结果理应是科学常理。且时光过去已近50年，当时调查过的语言，今已变化不小，颇有重新调查之必要。调查语言，自然需要调查语言结构，但也要调查语言使用之状况，或称之为“语言生活”。过去的调查较关注语言结构，较忽视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是语言存活之实态，如使用人口的多少，交际职能的大小、教育传承的情势、人们的语言态度、聋盲等语言残障群体的语言状况等。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正发生巨大变化，教育、传媒、通讯、交通空前发达，人口流动规模大速度快，语言接触频繁，语言观念多元，语言矛盾凸现。这不仅带来语言生活的巨变，带来语言本身的嬗变，而且也提出了诸多语言调查新课题。例如：亿万农民进城务工的语言障碍；各类移民的语言交流与认同；各种外语在中国的教育和使用状况；跨境语言的状态与相互沟通；特别是随着普通话的海内外传播，出现了大量普通话变体，如各方言区的“地方普通话”、一些民族地区“带民族语言色彩的普通话”、港澳地区“港澳腔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海外的华语、外国人说的“洋腔洋调普通话”等等。

语言学总体上是经验科学，第一手语言资料实为科学发展之基础，且具有永恒的学术保存与研究价值。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的目标是语言生活和谐，其基础条件也需科学把握语言国情。因此，若有条件，应启动新世纪中国语言的普查工作。《汉藏语学报》应提倡务实学风，鼓励田野调查，关注本土语言，为建构和谐语言生活作贡献。

[原载《汉藏语学报》创刊号（2007年）]

## 关注本土语言调查 关心现代语言生活\*

——读《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基诺族人口仅有20 899人（2000年），是我国56个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像基诺族这样一个少小民族，又无基诺文字，在强势语言的团裹之中，能否健全地保持下来？半个多世纪以来，基诺语的使用经历了哪些重大变化？其特点和规律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基诺族由全民单语向全民双语类型演变？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认真研读了戴庆厦先生主编的《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颇获教益。把心得发表出来，以与读者共享，以求大家赐教。

### 一 方法科学，材料丰赡

几十年来，对我国民族语言的研究持续不断。历史上我国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就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50年代的民族语言调查，主要目的是了解民族语言的基本情况，确立民族标准音，为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方案。90年

---

\* 本文与戴红亮合作。

代末的调查是一次宏观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对于整体上了解我国的语言使用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宏观上调查十分必要，但要全面深入地了解语言使用情况，还必需大量的微观调查。囿于所见，历史上民族语文领域真正微观的、有数据的调查并不很多，对语言使用的认识多为概估性质。这种状况对制定和调整完善民族语文政策，做好民族语文工作，相当不利。

《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基诺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穷尽式描写，可视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微观调查的一个典型样本。该书调查材料的获取，大有值得称道之处：

1. 周密的调查安排。整个调查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调查组成员先熟悉与课题有关的资料，制定调查计划和调查大纲，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表，做好调查的准备；第二阶段入户调查，获取第一手材料；第三阶段集体分析材料，讨论写作大纲，进行写作分工；第四阶段是写作阶段，在写作过程中，注意及时进行补充调查。这种四阶段模式，是以往田野调查经验的总结，有利于发挥调查集体的作用，能够在现场完成调查与报告撰写。

2. 在调查方法上，注重考虑多种因素。他们颇费匠心地选择了10个调查点。这些点或在国道沿线，或在乡（村）道沿线，或在茶马古道沿线，或在橄榄坝中。他们对这些调查点逐户进行调查，同时又到中小学、机关、集市、医院等单位考察，还深入访问村寨长老、基层干部和一些村民、教师、学生等代表性人物。调查对象2 000有余，访谈对象160多人，还对40多人进行了语言能力测试。涉及的各种调查对象占我国基诺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调查布点和调查对象的选择，充分考虑了村寨类型、职位职业等多种因素，考虑到了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语言使用情况的差异。这种调查方法对于少小民族的语言调查，确实具有范例性。

3. 将语言能力划分为四个等级：（1）熟练；（2）一般；

(3) 略懂；(4) 不会。这种分级有利于语言水平的认定操作，能够进行统计分析且保证统计分析的一致性。同时，将年龄分为四个阶段：6—12岁；13—18岁；19—59岁；60岁以上。这种年龄段的划分显然是在熟知基诺人语言现状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19—59岁的年龄跨度为40岁，将他们划为一组，是因为这一年龄段人的语言能力已经成熟稳定，不易改变，同大于异。语言能力等级和年龄段的划分，其细节也许还有改进之处，但是这些做法突破了传统语言调查中发音合作人的选定，融入了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化的因素，融入了现代语言测试的量的观念，在方法论上富有启发性。

材料丰赡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记录语言实态尤为重要。作者认为：“事实是永恒的，语料具有最珍贵的价值。”这部著作贯彻了自己提出的具有语言哲学意味的主张。该书材料主要有三类：

1. 翔实的背景材料。介绍背景材料既能帮助读者更好了解书中内容，也是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上的一个追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我们在调查、研究中，重视不同学科的整合。这种整合，坚持以语言学为主，综合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个案进行综合分析，试图通过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有机结合，对调查对象进行科学的、合理的解释。”书中详细介绍了基诺族的人口、分布、历史沿革以及基诺乡的基本情况等。了解这些背景资料有助于对基诺语现状的成因的把握。半个多世纪以来，基诺语还能够在基诺族中稳定地使用，发挥其交际作用，其首要因素就是基诺族高度聚居。

2. 丰富的语言实料。作者从多个角度忠实而详尽地记录了基诺语材料。无论是在基诺语使用现状部分，还是基诺族全民双语制的建立部分，无论是基诺语受汉语影响的部分，还是青少年语言状况的新问题部分，作者都获取并发布了丰富翔实的语料。例如作者在说明基

诺语是基诺族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时，列举了对6个基诺族村寨穷尽式考察的情况，数据包括6个村寨基诺族整体情况的语言百分比、不同年龄段的百分比以及不同场合基诺语使用情况、边缘区域基诺语使用情况等。图表是展示这些材料的重要方式，全书正文部分就有46个表、7张图，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该书材料的丰赡。

3. 多样的附录材料。附录共有五个方面的材料，分别是村寨个案调查材料、访谈录、基诺语五百词测试表、调查日志、调查表及调查问卷选登。这五方面材料不仅是正文的有机补充，而且为学者调查其他语言提供了模本。例如访谈录部分，作者详细记载了10个访谈。访谈是调查语言的重要手段，它能从另一角度了解到语言使用的实际，但访谈在以往的语言调查中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此外，从访谈录中，可以感觉到基诺族对母语的深厚感情，这种母语态度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基诺语保存完好的心理原因。

## 二 关注现代语言生活

50多年来，我国的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基诺族的语言使用情况也变化很大。例如：实现了从全民单语到全民双语的类型转变；第二语言从原来的傣语、哈尼语等转成了汉语。在这个过程中，基诺语的使用情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基诺青少年的语言变成了什么样子？基诺语受汉语影响的程度如何？这些都是新时期研究基诺语应当回答的问题。关注基诺语当今的使用现状，是该书明显的特色。例如：

在第二章《基诺语使用的现状及其成因》中，为了解基诺语使用的现状，作者对不同村寨、不同年龄段、不同场合和不同时期的基诺语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考察，深入细致地比较了不同村寨、不同年龄段、不同场合和不同时期基诺语使用的状况。

由此得出了明晰的令人信服的结论：1. 基诺语仍然是基诺族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2. 基诺语仍然具有较强的语言活力，但不同村寨、不同代际、不同场合的使用有一定差异。3. 基诺语在少数地区、少数人群中出现了衰退迹象。

在第三章《基诺族全民双语制的建立及其成因》中，作者重点分析了新时期基诺族使用汉语的现状，尤其是基诺族使用汉语的不同类型、“基诺语—汉语”全民双语型的基本特点，展现了一幅基诺族双语分工、互补和谐的生动画卷。这一个案对于如何构建我国多民族语言互补和谐的健康语言生活，有重要启发。

在第四章《基诺语受汉语影响引起的变化》中，作者特别关注进入新时期以来基诺语在词汇、语音等方面受汉语影响的情况。汉语的影响，一方面丰富了基诺语的表现力，对基诺语的发展和稳定保存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也吞噬了基诺语的一些固有词语，并引发了基诺语语音系统的某些变化。怎样认识受汉语影响基诺语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不仅是研究基诺语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处理好我国民族语言之间关系的带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课题。

第五章《青少年语言状况的新问题》，更是体现了作者关注现代语言生活的强烈意识。青少年使用基诺语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母语态度，是基诺语能否保持下去的关键。调查发现，一些青少年使用基诺语的能力有下降态势，甚至有人已经不懂母语。作者认为，年青一代基诺语表达能力的下降具有两面性：一是与时俱进。青少年与外界接触较多，视野广阔，汉语的使用就会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母语使用的特点，带来母语使用能力的变化。比如，借用汉语词汇来丰富自己的概念系统，同时也放弃一些母语中已经不用的词语。这是语言功能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二是主要以汉语作为提高文化水平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母语能力的提高，导致

母语表达能力的下降。这也有消极性，应引起注意。

该书十分关注在现代化进程中，基诺语在周边强势语言和亚强势语言包裹下的命运。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20年后的今天，基诺语族的语言又有什么变化？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与强势语言的接触中，还能不能稳定地保持母语的使用？如果能，又是什么因素起作用？这些有意义的问题一直在我脑中打转，促使我有了再上一次基诺山做基诺语调查的决心。”作者的担忧，表现出语言学家关注语言生活、关心语言命运的高度责任感。

### 三 理论植根于事实

该书每一章基本上都分为两节，前一节是基诺语使用的某种现状，第二节侧重分析形成这种状况的条件和因素。这样的结构安排用作者的话来说，不仅要提供比较丰富的语料，而且要能有一些“理性认识”。

在第二章《基诺语使用的现状及其成因》中，作者概括了五条主要因素：1. 基诺族分布高度聚居是基诺语稳定使用的客观条件；2. 国家语言政策是基诺语得以稳定使用的保障；3. 稳定的民族意识和母语观念有利于基诺语的稳定使用；4. 基诺族的经济模式是基诺语稳定使用的有利的客观条件；5. 家庭与社区的语言教育是基诺语稳定使用的重要保障。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仅仅靠理论模型是不能获得的。

在第三章《基诺族全民双语制的建立及其成因》中，作者分析了基诺族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全民双语制的原因：1. 社会发展是双语制建立的动力；2. 学校教育是双语制建立的关键；3. 语言态度是双语制建立的促进因素；4. 母语特点是双语制建立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综合在一块，共同推动了



基诺族全民双语制社会的形成。这些原因决非演绎所能得到的。

在第五章《青少年语言状况的新问题》中，作者分析青少年基诺语本族词词汇量下降的原因，从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面寻找；而在分析少数少年儿童不懂母语时，则着重看语言环境和族际婚姻的影响。这种深中肯綮、分别对待的分析，是穷尽式的个案调查的产物。

该书的第六章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作者注重从本土语言调查和现实语言生活中获取学术营养的自觉追求。以下四条分析，既是该书的一个总结，也是“理性认识”的一个升华。

（一）对我国小语言的生命力不能笼统地低估，也不能夸大语言濒危的范围。濒危语言问题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热门话题，但如何比较科学地预测世界不同地区语言的生命力和走向濒危的趋势，则是一个在理论上、实践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在强势语言的包围、影响下，出现语言功能衰退甚至濒危，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但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情况不尽相同。基诺语在与汉语的竞争中，通过与汉语的使用功能实现互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较好地保存了下来。我国还有一些小语言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二）制约语言使用的条件或因素有多种，而且因不同民族、不同语言而异。语言学家必须全面调查、分析具体语言的实际情况，从中认准制约语言使用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预测和对策。决定基诺族全民保存母语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基诺族分布上的高度聚居。它为基诺语的传承提供了天然条件。此外，新中国的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政策是基诺族稳定使用母语的保障。基诺族稳固的民族意识和母语观念，也有助于基诺语的留存。如果不做具体、深入的调查，就难以对语言使用现状做出正确的估量。

(三) 母语与汉语实现有机互补, 是保证母语生存的重要条件。基诺族是一个全民既使用母语又兼用汉语的民族, 母语和汉语都是他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这种互补, 不仅是不同场合、不同领域、不同功能的分工, 而且在语言结构上也通过吸收所需要的成分来丰富自己。

(四) 语言使用问题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必须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而过去所做的工作难以适应现阶段语文工作的需要。就总体情况而言, 过去对语言结构的本体研究比较多, 而对语言使用的情况研究比较少, 二者很不平衡。所以, 今后必须大力加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研究, 把民族语言使用的研究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来抓。语言学家对此的策略是, 首先必须弄清语言使用的状况, 然后根据已掌握的客观事实做出科学的解释, 并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语言使用的调查研究, 描写是第一性的, 就是说可靠的描写是解释的基础。相反, 忽视微观的、花气力的描写, 只凭一知半解的感觉而做大胆解释, 是不能贴近语言实际的, 也是不能奏效的。

读完了《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我们仿佛也亲历了一次基诺语的微观调查, 并深深感到语言学家要重视本土语言的研究, 关注现代语言生活, 加强田野调查, 提倡传统的语言调查方法与社会语言学调查方法相结合, 了解国情, 升华理论。

读《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引发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 语言学像所有的经验科学一样, 理论植根于事实, 只有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 才能得出具有学术价值与活力的理论。理论与事实不是割裂的两码事, 离开事实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如果调查只是为了证实或是证伪某种理论, 那也是太狭隘了。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